

自己嚇自己

珂譯

「每年，到了年底的那一天，鵝媽媽村裏的孩子們都要舉辦一場化裝園藝會。」今年我們要換個花樣兒。」小象長鼻子說，「我們要舉辦兩場。」

「同時舉辦兩場？」小豬花小妹說，「那我們……」

「我的意思是說：一場給我們大孩子玩兒，另一場給小孩子們玩兒。」小象長鼻子的心眼兒很好，「你知道，每一年，小孩子們一吃過年夜飯就得上牀。我覺得今年我們該替他們想個辦法，給他們先舉辦一場化裝園遊會，讓他們也快樂一下。然後，在他們玩兒完了他們的遊戲以後，我們就把他們送回家去，開始玩兒我們的遊戲。」

「這個主意不錯，」莫鼬沙莉的聲音很溫柔。「我們可以想一些比較容易玩兒的花樣兒，給他們玩兒。」

「對，我們可以跟他們講個鬼故事，講個不大嚇人的鬼故事。」

蛋娃娃小傑說：「啊，我不知道這個故事該怎樣講才不嚇人。」

「那是你的事兒，你去想吧！」

「那美麗像往常一樣，立刻發號施令起來。」沙莉，你去想節目。」



「小熊黑皮領導會員們布置場地。」她拿出筆和紙，記下了該辦的事兒。做父母的聽到了這個計畫，非常高興。媽媽答應到時候把最小的孩子們帶來，讓他們玩兒一個鐘頭，然後再把孩子帶回家。各種贈品餅乾、蛋糕、糖果、水果……成堆成堆地送來了。農友甘先生自願把谷倉讓給他們當會場。小孩子們聽說今年有一個專門為他們舉辦的園遊會，樂得閉不上嘴。

到了大年除夕的下午，整個谷倉布置得喜氣洋洋的。倉門外面掛着一排燈籠，倉裏面吊着許多彩帶和彩球，在彩帶和彩球當中，又東一個西一個地掛着蘋果、橘子、香蕉，和五顏六色的燈籠。四周的牆壁上還掛着許多鬼臉兒，其中有的是張着大嘴笑的，有的是橫眉瞪眼的。小象黑皮，蛋娃娃小傑，和小象長鼻子在谷倉裏轉來轉去，忙個不停。那美麗站在一邊望着，在他們每做好一件事，就把紙上記下的項目勾掉一項。

突然，松鼠小喬從門外衝了進來。

「麻煩來了！」他叫。

大家停止工作，聽他說。

「我正在練習爬樹，」他解釋說，「爬到一根低樹枝上想休息一下，就聽見下面有說話的聲音。我向下一看，原來是黃鼠狼媽媽家的兩個雙胞胎——小奇和小高。」

小奇說：「大人不會在那兒等。那兒只有小孩兒和幾個大一點兒的孩子。」

小高說：「好極了！我們戴上最可怕的面具，化裝成最嚇人的妖

怪。然後他們都進了谷倉，我們就跳進去，大聲喊叫，一定會把他們的魂都嚇掉！」

小奇說：「如果再嚇不走他們，我們就放毒氣。隨後我們就把最好吃的東西統統裝走。」他們兩個說完，就鬼鬼祟祟地走了。

「喔，原來他們是打算要破壞我們的園遊會。」小熊黑皮說。「好，我們就守在谷倉外面，不讓他們進去。」

「這個主意不好，」小象長鼻子說，「那樣兒會打架，教我們的小弟弟、小妹妹看了不好。而且他們的毒氣也實在難聞。」

獅獅美麗微笑一下。「我有辦法和平解決這件事。」她說，「小傑，你跟我來。其他的人繼續工作。大家放心，我跟小傑會把一切事情安排好的。」

天黑了。全村的小小孩兒們都跟着媽媽，一個一個地到了谷倉前面。他們進去的時候，必須經過兩道門。第一道是原來谷倉的門。第二道門跟第一道門相隔幾尺遠，門上蒙着一塊黑布，似乎很神祕。

真誠沙莉在媽媽都走了以後，說：「小弟弟，小妹妹，請你們都站過來，聽我講怎麼玩兒。」

沙莉在講解遊戲節目的時候，松鼠小喬溜了出去。只過了幾分鐘，他又溜了回來。他悄悄對美麗說：「他們來了。」

獅獅美麗向蛋娃娃小傑點了一下頭，小傑拉掉了蒙在第二道門上的布。同時，美麗把第一道門大大打開。

黃鼠狼兄弟衝到了谷倉門口。他們看到就在門口，正對着他們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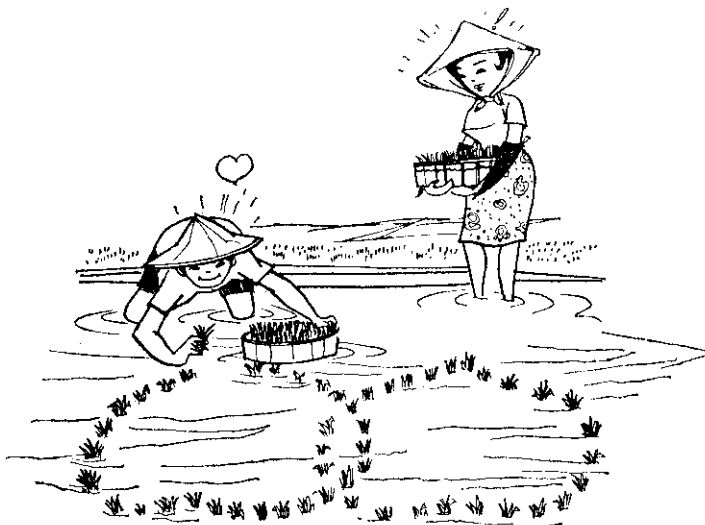
有兩個青面獠牙的妖怪。那兩個妖怪穿着血漬斑斑的破衣服，張着大嘴，伸出了長長的爪子，像是要向他們撲上來。他們嚇得大叫一聲，掉過頭去，沒命地逃走了。

小熊黑皮聽到了叫聲，走過來向小傑和美麗：「怎麼回事兒。你們倆怎麼治了他們一下？」

小傑指指第二道門。「我們沒怎麼他們。」他說，「他們自己把自己嚇倒了。他們從美麗的大穿衣鏡裏看到了他們自己的影子。」

別緒

雲峰



想念，想念……
在風中，隨風飄蕩着，
盪漾在我的心扉深處，
盪成一縷濃郁成相思。
總憶及那夜，
佇立於萬壽山幽靜時，
願時光就此靜止，
讓我倆永不分離。
這這悠遠的生之旅程，
無盡的相思永伴着
離別增添了旅程的孤寂，
讓我平添了一份濃濃的悵悵。
你可曾忘懷
這分真摯的情愫？
你後再也沒人
與我佇立樓頭細訴。
聽不到你的聲音，
絲絲情愫，
將愛已深鎖在心底。
遙望天際發待，
細數着你的歸期。
想你，念你，在秋風頻頻中，
我的心已隨你而去，
任天涯海角；永不分離。